

· 本书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一位实业家的 教育救国梦

★ 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

李建求◎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李建求，湖南双峰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世界走向中国——西方科技与教育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合著有《现代人才教育模式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主编有《青年学生职业指导》、《青年学生心理指导》、《阅读人文（上下卷）》；在《教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研究与实验》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曾获第四届、五届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第六届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 本书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一位实业家的 教育救国梦

★ 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

李建求◎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位实业家的教育救国梦 : 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 李建求著 .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2011

ISBN 978-7-5100-3428-2

I . ①一… II . ①李… III . ①张謇 (1853 ~ 1926) — 教育思想 — 研究 IV .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4773 号

一位实业家的教育救国梦

责任编辑 陈 洁 林少梓

封面设计 陈 璐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武汉三新大洋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3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3428-2

定 价 5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

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古近代教育史料库中，职业教育的资料实在相形见绌。尽管“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袁采：《袁氏世范》）等有关职业教育的真知灼见时有闪耀，但这丝毫掩盖不了中国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理论研究贫乏、实践上徘徊不前之事实。客观地讲，直到清末民初南通状元张謇开办的实业一个个开始运转，创办的学校一所又一所招生授课，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这才露出一缕晨曦。

伴随着张謇一系列实业和职业学校的开办，他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也随之卓有成效地进行。这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个拐点。在过去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职业教育虽不乏睿智人物的呼吁，但这些声音均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君子耻言利”的重文轻理、重文轻职的文化所吞噬，以致从业人员技艺不精、社会发展方面职业不兴之困局。说严重一点，直接影响到“中国制造”千呼万唤不出来。当然，将世界品牌中“中国制造”缺乏之过归罪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自然要击鼓鸣冤，但实在地说职业教育至少脱不了干系。

张謇逝世快 90 年了，今天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似乎到了有史以来空前严峻的关头。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观念陈腐，职业学校招生困难，职业学校孤军奋战难以撑持，人们就业观存在严重误区……与当年相比，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在九泉之下的张謇还有灵的话，见到今日职业教育的状况，当是难以瞑目的。两千年职业教育的积弊似乎在今天总爆发，张謇的探索与试验，当年在沉闷的教育界不亚于平地惊雷，近一个世纪后却毫不留情地回到了原点，甚至是出现反弹。我们不可以企望张謇通过开办一系列企业与职业学校就将职业教育发展途程中的崎岖荡平，荆棘铲除，即使是张謇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逆转积重难返的职业教育。我们不能，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张謇将两千年职业教育的积弊驱除干净，从而使中国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甚至引领世界职业教育新潮流。我们确信，今日职业教



育发展的一波三折，丝毫不影响张謇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里程碑地位。张謇在职业教育方面所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跨越时空的。

正因为如此，张謇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还迫切需要科学研究与全面总结。在这个意义上说，建求的《一位实业家的教育救国梦》的出版恰逢其时。非但此著的出版正值职业教育发展时势所需，还因为它将张謇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我看来，它全面展示了一个大职业主义教育家的教育世界。过去人们只以为黄炎培、陶行知是主张大职业主义教育的最早倡导者，却不知大职业主义教育思想的首倡并践履者乃南通状元张謇。他在其数百万言的著述中，深刻地阐述了“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的道理。他指出：“谋一国之强，基于教育……窃惟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而其根本之根本之在教育。”^[1]

建求的《一位实业家的教育救国梦》的另一建树，是深刻地阐述了张謇对教育与实业、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理解。张謇是一位极为务实的教育家，他对复杂的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的认识非常平实朴素，他以“父教育而母实业”、“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相标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振兴实业、地方自治培养德艺兼备的实用人才，实践着他的“教育救国”梦。譬如，他把农校作为企业体制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把为农学堂筹集经费作为创办公司的四个目标之一；把办好农学堂作为企业之“本”。诚如杨度在《支那教育问题》中所言：“工业由教育而来，教育盛则工业亦盛。所以然者，以工业之要素有四：一原料，二机器，三人力，四资本。今但举人力一端言之。非尽人皆能为工也，必先之以教育，使稍知理科之学，始能备于实用。其高等者，无论也。”教育与实业如何能够“父”“母”离异呢！

建求的《一位实业家的教育救国梦》还展示了一位实业家的人文情怀。一般学者认为，办职业教育，要在培养学生的谋生本领与实业技能而已，而张謇高出一筹的是，除却职业技能以外，他不但要求学生为人“勤苦俭朴”，而且还要求学生“打破为我主义”，以关心他人和群众利益为重，

[1] 《江苏教育总会咨呈江督、苏抚、宁苏提学司请开办实业教员讲习所文》，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四卷），第90页。

示人以信用。他还强调，培养高尚的“德行”，要从“我”做起，从“自爱”、“自重”、“自信”、“自力”开始。他指出：“人但问能自爱、自重、自信、自力否耳。自爱者人不得而侮之；自重者人不得而轻之；自信者人不得而眩之；自力者人不得而挤之。”^[1]张謇告诫学生要正确对待“横逆”，要变“横逆”为磨练自己的机会。他说：“横逆之来，必自反于仁不仁，自反于礼无礼，自反于忠与不忠。不是教人做缩手缩脚没气性的人，只是要人将外来横逆当作红火熔淬金铁，借以熔淬我积成君子之资格。”^[2]能够正确对待“横逆”，“横逆”就会有有助于熔淬自己成为堂堂君子。

回首张謇逝世后的近百年，我们无不感到既不无欣慰，亦不无遗憾。欣慰的是张謇职业教育思想的价值终于受到了重视，遗憾的是诸如张謇这样宝贵的职业教育资源长期闲置，因为未能得到开发，使我们本已十分贫瘠的职业教育园地的资源更形贫乏。长期以来，我们对张謇的认识是很不够的。有关张謇的生平与事迹的著作，虽然时有力作面世，但是关于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却显得比较滞后。尽管对张謇生平与事迹的研究避免不了要涉及他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但毕竟不是对张謇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专题研究，其深度与广度均有颇大不同。感到欣慰的是，建求积20年的研究，20年的思考，凝聚成30万言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张謇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主张，笔触深入到张謇复杂的内心世界，分析了张謇对职业教育理念与情怀，准确地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发展上予以定位。建求做张謇的研究发轫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的“命题作文”。章开沅教授以其独具的历史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熠熠生辉的张謇职业教育思想的价值，给建求指定了一片力耕不辍的希望而肥沃的田地。张謇教育思想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完成后，建求仍然留心张謇研究进展，收集张謇研究资料，披阅了张謇有关实业和教育的档案，加之他供职的是一所高职院校，对职业教育性质、地位与作用、方法与途径有着更加深切体认，与当年以张謇为题撰写硕士毕业论文的识见与功力有着霄壤之别，更能理解和感悟到张謇创办职业学校，探索职业教育理论的艰难曲折和进步的喜悦。建求

[1] 《为苏议会事复段、王诸君函》，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一卷），第487页。

[2] 《师范学校暑假散学演说》，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四卷），第46页。



集 20 年职业教育研究和张謇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心得体会于《一位实业家的教育救国梦》之中，30 万言凝结着一位职业教育研究者的诸多诉求与对世态的感悟。

只要稍稍涉猎，便会觉得斯言不虚。

在建求的《一位实业家的教育救国梦》即将付梓之际，书此寥寥数语，聊作序言。

熊贤君

于深圳文山湖之滨

2011 年春节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历史视角下的中国职业教育	17
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变迁	19
(一) 远古与先秦时期：自然形态的功利主义职业教育	21
(二) 秦汉至隋唐时期：职业教育性质的专门学校诞生	28
(三) 宋元明清时期：近代意义职业教育的萌芽	31
(四)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范式：艺徒制	37
二、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建立与现代职业教育的诞生	46
(一) 实业教育机构与制度的诞生	46
(二) 兴办实业教育的主要群体	55
(三) 清末实业教育：滋生与发展的因素分析	72
第二章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现实选择：“实业为教育之母”	85
一、实业起步：举步维艰的大生纱厂	86
二、大生企业集团的鼎盛春秋	97





(一) 棉纺织企业	98
(二) 盐垦公司	99
(三) 金融业	100
(四) 连锁企业	100
(五) 大生企业集团早期成功的因素分析	102
三、大生资本集团的衰落	111
第三章 大职业教育：“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	121
一、大职业主义教育	122
(一) 动因：振兴实业，培育人才	122
(二) 路径：“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	125
(三) 理念：“普及为本”，“生计为先”	129
(四) 特色：融职业教育与地方自治为一体	135
二、职业教育机构的个案分析	142
(一) 南通农业专门学校	142
(二) 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151
(三) 女工传习所	160
(四)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171
第四章 与世界竞争文明：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思想贡献	179
一、职业教育的根本宗旨	179
(一) “开民智，明公理”	180
(二) 培养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操	184
(三) 传授谋生的实用知识和技能	187
(四) “救惰力”，改造国民精神	192
二、职业教育的两大原则	194
(一) “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	194
(二) “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	200
三、职业教育的育人理念	203
(一) “德行为重，而艺次之”	203

(二) “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	211
(三) “教育管理尚严格”	215
四、职业教育的办学态度	221
(一) “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	223
(二) “审时所当”，“察地方之所宜”	229
第五章 张謇投身实业、教育的诸因素分析	233
一、苦修举业与游幕生涯的历练	233
二、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	241
三、甲午战争的刺激	247
四、东游日本的启示	254
附录1 张謇生平教育活动大事年表	263
附录2 主要征引参考史料与论著	273
后 记	279

引 言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心中的历史都是对以往情景的当代解释。正如李锐在《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凡是已经过去的事件，都可以归入历史。历史对于我们有用，是因为从过去可以窥知现在，从现在可以推想未来。过去的种种，无论伟大辉煌还是失败苦难，对善于学习的人，都是财富。”^[1] 研究历史一般来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从整体的格局来观察历史，一种是从鲜活的个体来展示历史。拙著所要展示的张謇^[2] 就是这样一个在近代中国“新旧两界”、中西文化教育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如何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来构建一个地区的职业教育事业，展示其在发展职业教育时所投入过的智慧与实践，及由此产生的实践结果与思想困苦。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悠久、更发达、更先进。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3] 明末清初，一些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所记载的也都是一些对中国经济文化和传统科技的赞美之辞，就是像伏尔泰这样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也对中国文明极为称颂：“在4000年前，在我们甚至还不能阅读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用以炫耀的全部极其有用的东西了。还有中国文人的宗教也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没有任何迷信和荒谬的传说，没有侮辱理性和曲解自然，以及被僧侣们给予了上千种不同意义的那类教条。”^[4] 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也指出：“透过历史的望远镜，我们发现，清代中国俨然像一个富强的巨人傲然站立于前现代社会民族之林。人口持续保持增长，集镇市场的数量居世界之首，

[1] 杜渐坤、陈寿英选编：《2003中国年度最佳随笔》，第144页，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2]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先生”。

[3]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第160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4]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第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由中央统筹协调的文武官僚遍及各地，社会流动模式不受约束，民众识字率很高，官绅大体上还可资依靠，人际关系基本立足于正式契约之上，——这一切有利条件使中国树立了强大而丰满的形象。这些长期形成的特征说明中国是一个到18世纪正接近顶峰的非凡的前现代社会。”^[1]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至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济规模依然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了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2]。

一般而言，大国的兴起或衰落，世界格局的根本性改变，往往要历经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或某些突发事件。近代中国的衰败如果抛开其固有的内在原由不说，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鸦片战争这股外力直接促成的。随着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自此盛极而衰，在以后的百余年中逐步跌落到了落后国家的行列，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的道路。在“挑战——回应”的发展模式中，中国常常在盲目与错误中，迷失了方向，认不清应走的发展道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回报甚微而付出的代价巨大，被金耀基喻之为“中国的悲剧的世纪”^[3]。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当时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一个享有完全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而是一个被征服的、“半开化”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在这种“五千年未有之创局”（曾纪泽语）面前，一种人是“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的“泥古之流”；一种人是“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的“好名之士”；一种人是“视洋务为终南捷径”，竭力钻营，谋取升官发财的庸俗官僚^[4]。但在亡国灭种、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烈的动荡年代，也往往最容易激发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主动性，产生不朽的人格和伟大的思想。因为社会的动荡

[1]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14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参见李伯重著：《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载2000年9月1日《光明日报》。

[3] 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第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参见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29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和变革对每个人的生存、前途和命运都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人们常会对“天经地义”的道理，对社会的固有结构和既定价值产生疑惑，从而激起怀疑和创造精神。因此，在近代中国也不乏一些审时度势、悉心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之术和反思近代中国的政教得失，从而主张用实业、教育挽救危局的开明士大夫和知识精英。本书的主人公张謇就是这样一个既扎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又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审时度势，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视角探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现代化的一代精英人物。

在近代中国精英群体中，张謇是一个多面多义的人物。我们很难将他归入某一单纯的“家”之列。说他是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乃至水利专家、博物学家等，似无不可，但细加勘察，又似乎均非恰如其分。张謇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刘厚生认为，张謇既不是一个政治家，又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是一个实业家^[1]。张謇是诸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业绩恢宏的历史人物。世之论者，鉴于张謇事业成就的独特、恢宏和实践性特征，有的称他为改革家、事业家，有的称他为政治实行家、社会活动家，还有的称他为区域综合试验家。而张謇本人最乐意的头衔是不加任何衔名，只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南通”二字^[2]。

事实上，个人是可以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创造一部传奇历史的。清末，康有为被叫做康南海，李鸿章被叫做李合肥，张謇被叫做张南通。如果说，城市也有血脉的话，那么在南通的血管里，就会永远流淌着张謇这个名字。在江苏南通有个说法，叫“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便是张謇。在南通，大多数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至少有一个亲戚在张謇创办的工厂里工作过，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张謇创办的更俗剧场，每个南通人都去过的濠河岸边的公园也是张謇规划兴建的……

张謇本天子门生、翰苑清品，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他却视官爵如过眼云烟，在洋货横流、利权外溢，民益贫、国益弱之际，以状元之品、在野之身，凭一己之力，赤手空拳，本着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

[1] 刘厚生著：《张謇传记》，第282-283页，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

[2] 张謇墓地为其本人生前择定，墓上不铭不志，只在墓门横石上题“南通张先生之墓阙”。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522页，中华书局1930年版。



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的决心^[1]，惨淡经营，与列强争利权、“于世界竞争文明”、在南通谋自治，实践着他一生铭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理念。从1895年开始筹办大生纱厂起，在20余年间他陆续创办了包括农、工、商、交通运输、银行的南通实业体系，形成了一条在中国近代具有比较优势和鲜明特色的以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路线。同时他以“村落主义”和“地方自治”相标榜，以实践高于理论的思维，以“父教育而母实业”、“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为帜志，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振兴实业、地方自治培养德艺兼备的实用人才，实践着他的“教育救国”梦。他所创办的师范教育、国民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大多开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先河，而且其教育理念之新颖独特，创办学校之数量与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就职业教育而言，张謇在南通及其周边地区因业而立教，因工而设校，创建了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种类齐全、层次递进、形式多样的庞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工业技术教育方面，创办的有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由其建议设置的有工艺院、高等工业学校；在商业教育方面，创办的有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商船学校；在农业教育方面，创办的有农业专门学校、水产学校，由其建议设置的有农学堂；在其他专门教育方面，创办的有医学专门学校。除此之外，尚创办有铁路学校、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女工传习所、监狱传习所、发网传习所、蚕桑传习所、电镀镍传习所、工人艺徒学校等。从纵向上看这些职业教育机构具有高低不同层次，有相当于职业培训班的传习所；有相当于职业专修班的各种附设科，如通州师范附设的测绘、土木、工农、蚕桑科和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内附设初等商业学校及银行专修科、南通中学内附设国文专修科，等等；有大专至本科层次的正规职业学校，如纺校、农校、商校、医校等。再从横向考察，不难发现张謇新办学校具有灵活机动、门类众多的特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既有独立设校的，又有附设办学的；既有定期培训的，又有临时操办的；既有理工科性质的，又有文科性质的；既有一般职业的，又有特殊职业的。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自身的特点，拓展了职业教育的内涵，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受众面，构建了一个

[1] 《交通警察养成所开学演说》，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四卷），第42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大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了他“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的理想^[1]，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将生未死的时代：政局动荡，制度紊乱，举国动荡，前途茫茫无着。这个江苏一隅的县城——南通却几乎是在张謇个人的努力下，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和慈善体系，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当时南通的子弟可以享受相对优越的教育条件，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并且在张謇所经营的企业中工作。南通虽小，但在那个动荡茫然的时代，社会却井然有序，风气清明淳朴，给了许多人一个梦想的现实参照，成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乐土。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办实业者有之，办教育者有之，办慈善公益者亦有之，而将三者整合于地方自治的名义下，作为一个社会改造的系统工程来设计并付诸实施者，则唯有张謇，是在他的手中第一次捧出了一个“新新世界雏型”展现在世人面前。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南通唐家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张謇的经营打造，赫然进入了世界的视野。所以清末民初，举凡国内外言实业、教育者必曰南通。当时上海的《申报》、《东方杂志》，英文报《学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都曾经介绍、宣传过他和南通的事业。当时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甚至誉南通为“全国模范县”（Model district）、“中国之地上天堂”（Paradise on earth in China），“举凡中外之教育家、实业家，无不以一至其地，得先观为快”^[2]。1922年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张謇之子张孝若时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曾高度称赞：“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3]1922年，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最高。毛泽东也曾给予张謇极高的评价：“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

[1] 《暑期讲习会演说》，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四卷），第214页。

[2] 南通自治会1938年印行：《二十年来之南通》上编，第1-2页。

[3] 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胡适序》，第3页。



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1]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深有感慨地说：“晚清状元有好几位，但只有张謇在兴办近代实业、教育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2]。著名建筑大师吴良镛院士在考察南通后得出了南通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城”的论断：“这种一城多镇、分片布局的模式极有创意”，“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代表性的城市”^[3]。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张謇，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就要改写”^[4]。张謇本人对南通的建设成就也相当欣慰。他说：“南通县者……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查人士，目为模范县。”^[5]

南通的建设成就也引起了外国人的注目。英国人戈登·洛德编制的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最后一章以“通州”为标题，介绍了南通经济、社会情况。报告指出“张謇是使通州发展成为一座中国模范城市的主要人物”，并在报告的结论中指出：“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做出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6]1918年《亚洲》杂志的撰稿人赛特斯甚至把南通誉为“中国进步的麦加”，而他的访问则是来此“朝圣”^[7]。1920年6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应邀访问南通，惊叹张謇取得的成就，他在演讲中称“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地也”。1922年，日本人驹井德三受日本财团遣使来南通，经过数月详细调查，于1923年写成《张謇关系事业调

[1] 《张敬礼同志谈话记录》，张季直先生事业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第40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章开沅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自序》，第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吴良镛：《张謇与南通“近代第一城”》，载2003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4] 庄安正：《国内外张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第126页。

[5] 《为南通监狱致司法部函》，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四卷），第436页。

[6] 转引自张兰馨：《张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7] 参见邵勤：《现代化和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创始》，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